抱經堂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抱經堂文集

(一)

盧文弨撰

本館據抱經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金壇段玉裁撰

公諱文弨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顖異孺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尚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當例議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息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竝作几閒鬮鬮無置茗盌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迻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

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諟正積非。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墜摩歲月。衣被將來。昌黎子云。雖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議之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鋙者。故注疏釋文合剌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寧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燨。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敝萬卷歸有力。有力佽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咸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予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縣。其書可讀其澤延。

抱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誠無爲幾善惡論

擬察茂材異等詔

時政疏

責難賦

卷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丁小疋校本鄭注周易序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春秋五測序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中庸圖說序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鄭氏注論語序
孟子章指序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九經古義序

卷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李既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校本韓詩外傳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儀禮注疏詳校自序
重校方言序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聲音發源圖解序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校刻白虎通序
卷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史記索隱校本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錢晦之後漢書補表序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翰苑羣書序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漢董孝子廟志序
續高士傳序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越女表徵錄序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三峯盧氏家志序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蘇州袁氏家譜序
甬東盧氏族譜序
補元和郡縣志序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襄垣縣志序

卷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惜陰錄序
遠異錄序
李東昇勸善書序
硯北雜錄序
新刻金薤琳瑯序
庚子銷夏記序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卷六

序五
先祖春柳堂詩鈔小序
汪津夫先生詩鈔序
戴剡屏定邊雜詩序
靜志居詩話序
江愼修河洛精蘊序

戴東原注屈原賦序
戴氏遺書序
孔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重刻何注孔氏家語序
新雕柳仲塗河東集序
吳國山碑攷序
居官必閱錄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輯盧子幹禮記解詁序
爾雅漢注序

卷七

題辭
重校經史題辭
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

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題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重校關中新刻淮南子題辭
題張之象注鹽鐵論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題春渚紀聞
三水小牘題辭
揮麈錄題辭
題癸辛雜志
對牀夜語題辭
碧血題辭
史糾題辭
題明史藝文志稿
莊香膝古文孝鈔補題辭
羣書拾補小引

劉隨州文集題辭
題宋板施注蘇詩
遺山樂府題辭
遺山樂府選題辭
米襄陽書史題辭
爲桂明經未谷題說文統系圖
題桑東愚先生松林采藥圖端
題虞山趙氏增置祀田碑記
題嚴葆林香照圖後
四時尋樂圖題辭
四蓮池題額

卷八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郭氏傳家易說跋

融堂書解跋
呂氏讀詩記跋
王厚齋詩攷跋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春秋尊王發微跋
張氏春秋集傳跋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不全宋本左傳跋
書公羊注疏後
方望溪鍾蕉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書校本儀禮後
新刻大戴禮跋
夏小正補注書後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十一經問對跋
五禮通考跋
廣韻跋
張萱寓雅前編書後
卷九
跋二
竹書紀年統箋跋
題越絕後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書釣磯立談後
夢粱錄跋
書歸潛志後
兩漢刊誤補遺跋

新唐書糾謬跋
咸淳臨安志跋
嘉泰會稽志跋
蠻書跋
書西藏見聞錄後
水道提綱跋
書徐霞客遊記後
城東雜記跋
書錄解題跋
新訂書錄解題跋
卷十
跋三
書荀子後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書鶴山雅言後
荷亭辯論跋
書學蔀通辨後
書鶡冠子後
書陸農師解鶡冠子後
聚珍版本鶡冠子書後
鬼谷子跋
書韓非子後
書呂氏春秋後
書子華子後
崔豹古今注書後
玉照新志跋
書東坡志林後
湛淵靜語跋
書眞誥後

卷十一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侯鯖錄跋
書麈史後
書石林燕語後
書泊宅編後
游宦紀聞跋
輟耕錄跋
書七脩類藁後
書韓門綴學後
書楊武屏先生雜詩後
再書雜詩後
山齋客譚跋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題劉烈母詩卷後
卷十二
跋五
書易史後
書儀禮識誤後
春秋長歷書後
石臺孝經跋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劉子跋
書鐵圍山叢談後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書毘陵集後
高恥堂稿跋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曹荔帷遺詩後
書張蒙山葬高氏九棺記後
題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卷十三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書王右丞集箋注後
李元賓文集跋

題賈長江詩集後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徐常侍文集跋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尹河南集跋
書李泰伯文集後
劉公是集跋
后山詩注跋
樂圃餘稾跋
絜齋集書後

卷十四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玉楮詩稾跋
劉後村集跋

刻源集跋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跋西北之文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濂洛風雅跋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文心雕龍輯注書後
岩溪詩話跋
逸老堂詩話跋
卷十五
跋八
漢衞尉衡方碑跋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漢倉頡廟碑跋
漢孔褒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唐禮部尚書張肖碑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唐褒國公段志玄碑跋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跋
唐于維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唐王居士塼塔銘跋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温佶神道碑跋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元重立開化瑞巖閣記跋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卷十六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漢瓦當字跋
豳州昭仁寺碑跋
同州聖教序跋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書黃長睿題跋後
東觀餘論跋
書金石史後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海剛峯墨蹟跋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周忠介墨蹟跋
蕉隱亭記書後
荼毘羊記跋
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題方訒菴會試朱卷後
德隅齋畫品跋
圖畫見聞誌跋
書格古要論後
書五曹算經後
又跋
卷十七
書一
上桑弢甫先生書
與桑虎竹書
與薛澱山書
荅陳儆唐書

與張東之內弟書
與倫三兄書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書
與從子掌絲書
與金嶂縣天來書
與申笏山侍讀書
卷十八
書二
上黃崑圃先生書
復秦味經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
寄孫楚池師書
與趙敬夫書
與程致堂進士書
與彭允初進士書
答彭允初書

卷十九
書三
答錢辛楣詹事書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答汪容甫書
答沈南雷禮部書
答朱秀才理齋書
與理齋書
再答理齋書
與周林汲太史書
卷二十
書四
與王懷祖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
與陳立三上舍書
與孔渙谷書

與丁小疋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卷二十一
書五
荅孔渼谷書
與鮑以文書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荅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荅袁簡齋書
與謝金圃學使書
與弟書
與梁曜北書
荅臧生在東書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卷二十二
議

駁堯冢在平陽議
後議
歸奇於扐以象閏論
名諱辨一
名諱辨二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佳兵者不祥解
卷二十三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擬策問一首
卷二十四
荅問
荅董生問

卷二十五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麗景校書圖記
張荷宇夢母圖記
蔡施秉守城記
記烏程袁孝子剖肝事
卷二十六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卷二十七
傳二
孫文定公家傳
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卷二十八
傳三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分巡松江太倉兵備道南村鍾君家傳
卹贈道銜中憲大夫孫君勖堂家傳
卷二十九
傳四
四川安邊軍民府知府季章閻公家傳
拔貢生注選直隸州判張公佩家傳
周君坦之家傳
瞰江山人傳

族子天保縣知縣孚尹小傳
姚君廣之家傳
承文學應韶小傳
國子監生丁君體曾家傳
盧君靜夫家傳
陳祇園先生家傳

卷三十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李蠡塘先生家傳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文學朱梅友家傳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梅式堂小傳

梁孝廉處素小傳
卷三十一
傳六　事略
夏節母傳
江陰張節婦傳
李節婦顧恭人傳
汪氏雙節傳
節婦楊孔氏傳
萬孝女傳
盧母包孺人傳
張貞女事略
節孝王太君事略
卷三十二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處士吳愚齋墓碣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卷三十三

墓誌銘

秦封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費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澗泉秦公墓誌銘
贈大理寺卿王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庵黃公墓誌銘
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
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公墓誌銘
黃母方孺人墓誌銘
馮恭人墓誌銘

談孝貞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煥文吉公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鄉飲大賓作菴劉公墓誌銘
鄉貢生盧府君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增廣生毅齋陳府君墓誌銘
文林郎錢塘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墓誌銘
文學陳少雲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予寧秦公墓誌銘
文林郎施秉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閻考功哀辭
孔葆谷戶部哀辭
祭汪容甫文

乙卯之春、抱經先生、輯比自著文集、至冬十一月已刻成二十五帙、尙未定卷次先後、而先生遽歸道山、鮑君以文九任剞劂、戴工以鰓與先生有知己之感、因屬於予、末學膚淺、豈足窺先生之奧窔、幸孫頤谷侍御相與商搉采選、將示剞劂、又與桑孝廉典林定標目之例、去取嚴審、庶無遺憾、然先生餘藏尙夥、其續刻十餘卷、當鍥諸梁君曜北定之、梁君亦詣不容齋也、憶先生嘗言前輩文集有係後人編次者、體例多未盡善、故於垂暮之年、手編什梓、以及見齋成爲幸、乃此志未遂、留恨而歿、嗚呼惜哉、嘉慶二年秋七月、蕭山後學徐鯤謹識、

抱經堂文集卷第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對策　朝考卷　散館卷

應殿試策　壬申

制曰。朕紹承大統。撫御萬邦。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所冀內外臣工。靖共爾位。閭閻黎庶。共慶盈寧。羣材之登進日隆。邊境之敉寧益永。庶幾海內臣民。共登上理焉。顧官方或未盡肅。民食或未盡豐。取士之術猶疎。邊圉之防未備。將何以整綱飭紀。以臻郅隆之治與。國家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唐虞之世。五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一堂之上。同寅協恭。用能明良喜起。成中天之盛治。然雖有都俞不廢吁咈。一時動色相戒者。猶以叢脞爲虞。觀賡拜颺言。愼乃憲屢省乃成。其交相責者何至也。朕日以修和之盛望之內外大小臣工。顧因循瞻顧之私。或猶有未盡化者。官方之砥礪。其道奚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開其資財之道。斯以蓄積多而備先具。周家稽事啓國。爰興八百之基。逮至西漢。文帝蠲租勸農之詔屢下。而皆以務本爲兢兢。豈非治要之所在與。今幅員日廣。民生日繁。游惰雜處其閒。雕文刻鏤、傷農之事愈興。俗尙奢靡罔知節儉。朕勤求民瘼。閭閻之疾苦。纖悉周知。偶有偏災。賑恤立沛。然裕民足食之道。有不得不深爲計者。今欲重農事而務本計。其道安在。制科取士所

以振淹滯。儲任使也。登明選公。責在有司。鑑空衡平。言乎公則生明也。比年以來。加意釐剔。宜人知畏法。罔敢觸禁矣。而不謂舞弊者之即生於察弊。此雖千百人中僅亦一見。抑或者處士虛聲。恩門年誼。習俗相沿。流風未殄。與司衡者秉校士之任。當使寒畯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斯無負闢門籲俊之盛典。宜何如立法俾宿弊永蠲。以光文治。與國家文德既修。武事必備。防邊固圉。綢繆未然。非以誇遠略也。漢、唐、宋以來。兵制迭更。其間善否。或亦有可採求者。與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選將固在所重矣。然將非兵莫與爲用。兵非將莫與爲統。聯屬之方。嫻習於平時。誠不可緩。我國家全付所受土宇版章。亙古罕匹。而將士之勇韜略之嫻。訓練之精。制勝之神。皆遠過前代。惟是承平日久。或狃於逸樂。易致廢弛。則修明武備。以慎固邊圉。所宜豫爲籌畫者也。凡此者。上自廟堂。下周鄉國。本保泰持盈之心。籌制治保邦之要。思曷多士。久席雅化。其以素所蘊蓄者。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如治巨室。然公卿者。棟梁也。百執事者。茨蓋也。民也者。基址也。士也者。儲蓄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皆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天下至大。百官兆民至衆。與夫庠序之修明。邊圉之鞏固。其事皆萃於人主之一身。而要其所以致治之具。無他焉。在愼守其紀綱而已矣。蓋信賞必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以正官方。則忠藎自矢之臣。必重其任而善遇之。其背公營私者。在所必斥也。以裕民生。則課農務本之吏。必著其勞而優獎之。其治理無狀者。在所必罷也。以端士習。則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而因言亦當覈其邪正之分。以嚴武備。則選將必取其有

謀練士必取其用命而有事更必明其功罪之實此所謂愼守其紀綱者也蓋雖聖王在上不能使朝盡無僉壬野盡無游惰學校必無辱行之士四境必無竊發之虞而其所以卒成至治者道不越乎此欽惟皇帝陛下具清明剛健之德又深以格致誠正之學敬存於宥密而事協於大中固已知人善任而作其寅恭重農薄賦而足其生計尚經義崇實學以求有用之才勤訓練愼封疆以獲敉寧之效乃猶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而策以整飭官方之道備裕民食之圖與夫作士防邊之善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清問所及不棄芻蕘臣敢不罄其愚衷以爲拜獻之資乎伏讀制策有曰設官分職所藉以熙績亮工宜上德而達下情而因及乎砥礪之有其道臣惟王者所與共治天下內有輔弼之臣外有司牧之職皆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唐虞之世五臣九官所以治其內四岳十二牧所以治其外師師濟濟稱極盛矣而君臣之閒動色相戒其臣之所以進勉者必曰無怠無荒其君之所以倚毗者必曰予違汝弼蓋皆以兢艱爲心而不敢一刻自暇逸也夫同寅協恭之義言君與臣同此敬畏之心也天命之難諶民情之難保雖當太平無事之日而持盈保泰彌凜日中之戒推其心豈不願有都俞而無吁咈哉然而不能已者安危治亂之幾相爲倚伏而惟恐失於不及覺故兢兢乎愼之又愼然後可以免叢脞之咎而常保此明良喜起之休風也惟其同此寅恭之心故和衷之美亦於斯而見焉非若以水濟水之謂苟君所謂可雖有否焉而亦曰可君所謂否雖有可焉而亦曰否此則因循瞻顧之私非純臣之所宜居心也夫臣之所以事君但當衡之於道不當承

望意旨以爲迎合之計君之所以察臣亦惟斷之以道不當樂其將順以開諛悅之風則職事得以修舉而大小臣工自無不精白一心以期報稱矣制策又以養民必開其資財之道斯蓄積多而備先具而因籌其何以重農事而敦本計臣惟古者計口受田故其時無不耕之民而可以嚴游惰之罰後世田既不可井授故閒民之遨於城市者官不得而稽之此固勢之所無如何也然民不可稽而田則可稽其歲墾成熟者固無以議爲矣至若汙萊無主之地皆當召民認佃給爲永業而毋急於陞科則庶幾無不耕之土矣臣觀七月之詩于耜舉趾而婦子往饁則田畯見其勤而喜之其著於雅者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可見耕雖民事而亦貴在上者有以勸之也漢世力田與孝弟並重凡朝廷有行慶施惠之典必首及焉其重農也如此今牧民之有司其亦有知此意者乎毋亦簿書訟獄之務繁而有所不暇及也且漢時賈人不得宦爲吏而七科謫中則雖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免焉其賤賈人也至矣而言者猶病其奢侈令民有不勸耕之心後世更無此禁而奇技淫巧相競爲侈靡之習者大率自賈人開之愚民慕效浸成風俗此其傷農事也實甚農事傷則饑之本故一值水旱之不時而匱絀立見然則爲今計者當以課農勸儉之效責之有司而毋專以聽斷幹辦爲殿最則耕九餘三之盛其復見乎制策又以制科取士所以振淹滯儲任使將令寒畯無淪落之虞菲材絕覬覦之念當如何立法以蠲其宿弊臣惟古者鄉舉里選之制既已不可復行而九品中正亦行之不能以無弊惟試之文詞而定爲糊名

易書之制。主司但擇其文理之優者取之。無所牽制於毀譽之口。無所熒惑於愛憎之情。法至善也。然考之唐時。士品之卑汙甚矣。呈身識面。自衒自鬻之習。恬然爲之而不怪。司文衡者。初以專官主之故。關防不密。而要挾請託。至於再三而不已。此則久於其任之弊也。今主文之人。初無一定。其於防閑之法。可謂更精。乃猶有弊習之未革者。利祿之途。人競豔之。下以求知己。上以植私門。且見援引推薦之習。古亦有之也。乃遂不顧法禁。而冒焉爲之。不知公則生明。理實相因。司文衡者。果有爲國得賢之心。而鑑空衡平。憑文取錄。雖不能盡無遺才之憾。然才之爲所得者。亦應十收八九。苟私其所愛。而飾爲憐才之論。無論其所謂才者未必才。而品之不可問。已較然矣。此則斷無可寬假者也。雖然。貢舉者。取士之法也。而教之則在於平日。誠使師儒之選。得其人以充之。使士皆知立品植學。而不爲利祿之誘。則其未達也。不急於求知。其既達也。亦自無徇私舞弊之失矣。制策又以防邊固圉。綢繆未然。而因豫籌乎兵將之嫻習。臣惟廟堂制勝之略。莫重乎擇將。將苟得人。則訓練有方。行陣整飭。士卒皆服從其教。懷其惠而畏其威。如是雖使之蹈水火可也。爲將之道。非唯覈名數。勤操演。遂可以盡其責也。凡山川之險易。道途之紆直。與夫器械之異宜。人材之異適。皆當熟悉於平時。夫然。故舉而用之。眞如臂指之相使矣。至考古昔兵制。漢時京師有南北軍。皆郡國之士。更番直上。而郡國亦有材官騎士。常以八月爲都試之期。至東漢罷之。論者咸議其失。唐初府兵。本西魏、北周之遺制也。其後屢變而遂有養兵之費。如宋之所謂長征兵者亦然。平時虛糜物力。而臨事訖不

可用。有急復主召募。然亦何可恃耶。今時無屯聚之兵。無專轄之將。內外相維。文武協力。此其所以遠軼前代也。我皇上安不忘危。靜而待動。故將驕卒惰之失。無有也。黷武窮兵之失。亦無有也。然則禦邊之善術。誠莫外乎此矣。不輕遽以徼功。不姑息以養禍。將亦豈能舍是而爲良哉。凡此者。臣以爲風示磨厲之道。皆在上也。要皆由我皇上運健行不息之神。而盡凝命勅幾之實。故惟臣欽若。而以成大法。小廉之治。惟民不應。而以還力本節用之風。取士必得。而碱砆不至濫收。馭將有方。而潢池不憂小警。則我國家之治化。自比隆於唐、虞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朝考誠無爲幾善惡論　壬申

誠者。天道也。天道無爲。聖人亦無爲。其未至乎聖者。不能純任自然也。其要必在從其發念之始而嚴辨之。故言誠莫詳於中庸。而其首章必先之以愼獨。周子蓋有會於夫子之所言。而因爲之闡其旨曰。誠無爲。幾善惡。斯豈周子之創見哉。嘗試論之。天道一誠而已。而其功用。則有陰陽。其在人也。寂然不動之中。衆理悉具。渾然在中者。誠也。而其幾之動也。則有善有惡。善之念當引而伸之。惡之念當銷而去之。夫人莫不謂然。然善固善矣。而善之中有未盡善者焉。亦猶之惡矣。惡固惡矣。而惡之中有實非惡者焉。亦不失爲善矣。是尤在所當察也。何以明之。如欲爲一善事。而或有所爲而爲之。此不已害於誠乎。又如欲殺一人。而實救衆人之命。則剛斷者善。而姑息者非善也。故人之善惡。亦如天道之有陰陽。相對待而爲用。

人能察幾。則善惡皆可爲吾用矣。且誠之無爲也。亦有其致力者在。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靜養之功也。至發念之始。在乎動靜之交。唯己知之。故謂之獨。喫緊檢點。全在此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方馳騖於事爲之末。計校於成敗之閒。國人舉得議論其得失。而在己反莫識其由來矣。獨之不愼。雖悔焉追。顧欲察幾。必先明理。理不明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素未精審而當幾。惡能辨之不爽也。故中庸又言誠身必先明善。苟不知此。必有誠非其誠者。大學之言知至而后意誠。其亦此意也夫。

朝考擬察茂材異等詔 壬申

非常之人。不世出。朕殊不謂然。愛珠玉者。珠玉至。愛千里馬者。馬亦至。世未聞乏珠玉與千里馬也。患公卿大夫無與佐朕旁求之念耳。天下至大。人民至衆。朕一人豈能周知。士豈無瑰瑋殊特而無由上聞者乎。其令郡國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朕且以觀在位者知人之明焉。

朝考時政疏 壬申

臣謹奏。臣惟卹吏所以安民。而重內所以寧外。夫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也。以畿輔重地。化導撫卹之政。尤當加意。庶編氓不致失所。以厪聖懷。乃臣竊見直隸一省。差務殷繁。自督臣以下。惟知辦差爲考成之要務。而他皆有所未遑及。今且州縣不足。而及於教職矣。夫厚其資給。優其陞擢。以効力於公家。亦誰不樂就者。而臣竊聞道路之言。頗以爲畏途者。何也。毋乃出納之際。奏銷之例。有未盡當其理者歟。蓋銀之給於上者。經易數四而後至於州縣。則恐侵剋之弊未盡絕也。小民之應上差

役者。必徵召於月餘之前。聚集守候。而後効用於一旦。官但案其聽用之日。給其廩直。則恐賠墊之苦。未盡免也。當其任者。希苟免於目前。而彌縫於日後。竊恐州縣帑藏所儲。未能皆無借動也。幸而太平無事。故不見其利害耳。然臣之愚。竊不勝鰓鰓然抱無窮之慮也。今我皇上深悉貪利侵漁之弊。特嚴虧空之罰。法出而必行。人人曉然知上意矣。如謂皆悍然不顧。而甘蹈於法。是豈人情。殆亦勢有不能已者也。夫法行當濟之以恩。伏願我皇上軫念近畿之疾苦。曲體官吏之隱情。舊例之虛糜者可革也。其實不足者。似當酌增之。庶官吏優裕。而小民亦不致重困。國帑亦不至空懸。是在我皇上之特恩矣。臣又案周官司徒均民之力征。辨其車牛可任者。是將齊其勞逸也。今各州縣所辦。其上下於吏胥之手者。亦恐不免。伏乞敕下督臣酌議盡善之法。庶官與民皆仰戴仁恩於無既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干瀆宸嚴。無所逃罪。臣謹奏。

十月滌場詩一首。另編。

散館責難賦。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爲韻・甲戌

古大臣之致主。曰勳華其可登。維兢兢而業業。若繼繼以承承。苟一心之脗合。將千古而代興。卽事陳詞。初何憚於逆耳。因機善導。端有似乎引繩。臣慷慨以効忠。詎曰恕己量主。君殷勤以納諫。寧謂吾力未能。昔孟氏之垂訓。明臣節之宜庳。以難事而相責。欲吾君之仔肩。將以爲主德之準。必求夫君道之全。如天地之幬載羣生。高厚期於相配。如日月之照臨萬物。軌度寧可微愆。不擇不辭。思裨

益於泰山河海。曰吁曰咈。勤啓迪於廣厦細旃。蓋以臣乃股肱。君實元首。惟一人之天位獨尊。豈百爾之立心可苟。取法乎上。詎降格以相從。卑論無高。卽撫躬而多負。是以當鉅大而必爭。探隱幽而致糾。將順其美。亦匡救之相參。允執厥中。知危微之待剖。夫然。故君心日以明。主德日以茂。身修言道。範百世而無慙。樂備禮明。考三王而不繆。以人爲鑒。豈徒見其形容。用汝作霖。洵可置諸左右。蓋不惟不苦其難。而且欲亟資其成就也。我皇上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猶勤汝弼之思。以勵交修之益。置鞀設鐸。覩五聲之在懸。明目達聰。喜四門之咸闢。所其無逸。時致惕於君難。罔或不勤。屢殷懷以自責。此皆聖性之自然。豈藉臣工之感格。若乃有馮有翼。汝明汝爲。進冰淵之危詞。恍如臨而如履。陳帝王之盛軌。爰若驟以若馳。已治而憂其未治。無師而善以爲師。思文武之規。念孫謀之貽厥。述堯舜之道。儼祖武以繩其。於斯時也。何攖鱗之足戒。何苦口之見揮。何脂韋之可尙。何骨鯁之羣非。何仗馬寒蟬之可效。何折檻補牘之難希。以爲易而難者旋至。以爲難而易者已幾。蓋觀夫仵庭之謇謇諤諤。彌足彰聖治之蕩蕩巍巍。是用作千秋之金鏡。成大寶之鴻箴。勤補袞以勿替。愧撻市之難任。慕汲黯之忠。唯願拾遺補過。守朱子之學。敢忘誠意正心。圖易在思艱。寰宇煥珠囊之彩。主聖則臣直。朝陽聆威鳳之音。

樵夫笑士詩一首。另編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

序一

聖廟樂釋律序 丙午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閒。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爭。於是專精研求於句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象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閒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之祕。今上纘緒。悉遵循之以爲準。聖明作述。此誠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見。震霆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嘉定錢君學源。塘以名進士爲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於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默識神會。著爲一書。名曰聖廟樂釋律。凡四卷。詳列昭代所定律呂之度數於首。以絲竹爲八音之綱領。爲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與十二律相配。爲明其晝一焉。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分明。使人易曉。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槩夫器同而形異者。此尤爲達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盡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同異之原。寖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

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卽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曾見蕭山毛氏所著皇言定聲錄。亦欽承聖祖論樂之旨。今復覩此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所以導一世之趨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

丁小疋杰校本鄭注周易序 庚子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鼂、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迺復爲之裒輯。以成此書。明胡孝轅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皇朝東吳惠定宇棟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此卽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羣籍而緝綜之。功蓋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疋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羼入者。爲釐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輹。夫之壯于頄。當作頯。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扶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

丁君實克纘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豈與夫矜所獨得。以訾謷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攷。若鄭注古文尚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攷稍加詳。此書雖加瞻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覩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攜以詒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義而知其讀。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翻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拾於亡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稽精覈而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哉。

王厚齋輯鄭氏注尚書序 丁酉

鄭康成注尚書九卷。舊唐書猶著錄。然自隋以來。其學寖微。故祕府一失其本。而世遂無有傳之者。鄭氏之於書。自不及三禮之精。書前有孔安國之傳。後有蔡九峯之注。故人視鄭氏之亡。益不足惜。雖然。一人之見。豈能盡得事理之精詳而無遺憾。衆家之言。猶必兼採擇焉。況鄭氏漢之大儒。今所傳自詩、禮之外。若易、孝經、論語、及此書之注。皆寂蔑無聞。使後生不見古義。豈非一恨事哉。宋厚齋王氏辛勤掇拾於墜失之餘。於易輯爲三卷。於論語輯爲二卷。於尚書更輯成十一卷。尤班班可考。其釋五禮之異於舜典。則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於梟陶謨則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蓋周監二代。儀文始備。於是乎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源雖皆昉於唐、虞。而當其時未必能詳也。在巡守則言五等諸侯朝聘之禮爲切。而論其大常。則自當以上下各有等衰者言之。其釋金三品爲銅三色。古者唯銅之用最廣。而以之作貢。必

不責以難得之貨。孔傳言金、銀、銅。金、銀、非民間所常用也。他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鄭注皆勝孔氏。他或不皆然。則在讀者自擇之耳。昔虞仲翔條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以奏吳主云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文篆丙字讀當爲柄。古柄丙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今考王氏於虞所舉者皆不載入。余讀書正義。見所引鄭注。此書亦間有漏略者。此則余爲補之。而他書力未能徧及也。鄭氏易近世已梓行矣。此書與論語注。江寧嚴侍讀用晦長明得自秦中故家。欲與王氏所輯左傳賈、服義並爲雕版以傳。與吾夫子信好之旨。知皆必有當也。鄭氏又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所鐫本。雖亦未全。然必非後人所能僞撰也。然則天下之大。安知鄭氏所注諸書。若尚書、若論語、若孝經。世間無尚有留遺者在乎。余不禁慨然有餘望焉。

尚書大傳考異補遺序　戊寅

尚書大傳三卷。宋志猶載之。近代學士大夫多不聞有是書。吾鄉孫晴川氏之騄嘗於羣書中鈔撮菁萃。釐爲三卷。以求合於前志之數。其用力可謂勤矣。文弨嘗得其書而讀之。如洪範五行傳。不及文獻通考所載之詳。而其間又有以向歆之文闌入之者。與伏生書大不類。至若戕蒼甫刑。仍作戡黎。呂刑。而又無粢命。思欲因其規模。少加增損。然載籍浩繁。非一目所能盡。偶有綴緝。未必有益於本書也。吾宗德水雅雨先生尊經嗜古。訪求此書。得之吳中藏書家。刊而行之。文弨得之。以校孫氏之書。其詳備實勝之。至篇

目有互異。編簡有先後。則皆出於掇拾之餘。而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求其所闕佚者。殆亦僅矣。其間傳寫異同。蓋所不免。因爲作考異若干條。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爲無功。凡有可以裨益是書者。亦愼取而集錄之。以繫於後。使有所附以傳焉。孫書召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然北史劉芳傳引此。以爲尚書逸篇。未必卽是大傳。故余作補遺亦不載。然書中如王曰若圭璧及丕天之大律。亦逸篇也。則此亦不可遺也。故復取以綴於此云。

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庚子

曩余於此書增其所未備。幷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成清本。爲之跋其後矣。自爾以來。時復繙閱。見王氏於釋文所載之異同。多不引入。夫古來傳書。不皆盡一。卽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文。至其差齟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後之人又安從識別乎。繼又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爲七經考文觀之。其所傳古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所云定本作某者符同。而王氏於異字異義。獨不取諸釋文。說者謂王氏意主別三家之異同。於毛詩之異文可從略。余向者亦未之採。今補採之。以廣異聞。有陸氏所據之本。有陸氏所云異同之本。具別白焉。若其明指以爲非者。則不錄也。至今書之譌異者。不但陸氏時未有。卽王氏亦當未之知也。余曩已舉朔月辛卯之譌月爲日。家伯維宰之譌維爲家兩條矣。今更悉數之。如何彼襛矣。襛譌爲穠。終然允臧。然譌爲焉。不能辰夜。辰譌爲晨。碩大且篤。碩譌爲實。不可畏也。不譌爲亦。胡然厲矣。然譌

爲爲。天降滔德。滔譌爲慆。降予鄉士。予譌爲于。又若羊牛下括。誤倒爲牛羊。家室君王。誤倒爲室家。小旻與抑之如彼流泉。皆誤倒爲泉流。而竹竿之遠父母兄弟。不與淇水在右相協。據石經當作遠兄弟父母。至四月之奚其適歸。乃朱子從家語訓奚爲何。若毛氏則作爰字。其訓爲於。與左氏所引正相合。凡若此類。世人習其讀而昧所從來者比比矣。古書所引。在未誤以前。其又可執以爲異文乎。

本朝嚴思菴虞惇著讀詩質疑。會稽范蘅洲家相著三家詩拾遺。於此書亦各有增損。然於王氏採用之誤。則皆未能盡正。而一經移易。轉又滋譌。近又得歸安丁小雅校本。凡王氏之沿譌互異者。一一釐革。余兒而善之。亟爲傳錄。亦採用嚴范二家之長。各著其姓以別之。至所引各書。本無當篇之名。則以余所知者增成之。又若日本國之本。其異同頗多。於釋文所云。雖未必全是。然要爲中土舊傳之本。居多。非僻遠之人所能僞撰也。亦取以入焉。而是書乃可謂完然大備矣。噫。諸君子之勤勤掇拾者。非欲申三家以抑毛而奪朱也。義可斷章。辭無達詁。是在善讀者意逆而微會之耳。苟其不然。即陳古以諷一語。亦爲禍階。致令末世子孫。不欲人頌黜其先世之美。而以爲魚蠹之義。則詩之爲教。幾可廢矣。豈古說詩者所能逆料也哉。是書本不分卷。今以所增益者多。因分之爲四卷云。

王伯厚輯古文春秋左傳序　丁酉

文、武、周公之典章制度。於左氏傳尚有可考者。其言多古文。其訓釋亦當用古義。自晉杜元凱作集解。雖曰取前人之說而會通之。然其閒輒以其私臆妄易故訓者多矣。其最悖謬者。謂天子三年之喪。卒哭遂

除衰麻。更制諒闇之服以終喪。以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證。遂以其議定當代之制。此其誣經蔑禮。不可爲訓明甚。而唐時作正義。顧乃棄賈服之舊注。獨以杜氏爲甲。其不可通處。必曲爲之說。而以賈、服爲非。今賈、服本書。既已不可復見。就正義所引。謂杜所不取者。往往遠出杜解之上。宋厚齋王氏乃於諸書中搜輯補綴。賈、服外、若鄭康成、馬季長、王子雍之說。咸錄焉。匪徒掇拾闕遺。蓋將以正杜氏之失也。

因十二公分十二卷。江寧嚴用晦從秦中舊家錄此以歸。余見而愛之。向見吳中惠定宇氏左傳補注一書。亦以古義糾杜之違。服其精確。錄而置之篋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書。定宇祖父以來。即相傳有鈔本。而外人罕得見。余雖往來吳中。實不知惠氏之有此書也。頃閱近人余仲林所謂鉤沈。而後知之。惟王氏開之於前。故惠氏祖孫得益精之於後。如邱賦卒兩之說。皆不從杜。遂扶以下。依服虔作遂跣以下。以爲燕飲解襪之明證。一字之異。其有關於典制如此。余讀昭元年傳云。秦后子享晉侯。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服氏謂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八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遂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行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八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實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人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即服氏之說。可實

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此書雖非全文。然學者當愈知寶愛。如惠氏、遂能以是成其家學矣。必若此庶無負厚齋扶微繼絕。迪後人擇善而從之指意也乎。是書本無序。余不自揆。既稍加整比。遂僭爲題其端云。

春秋五測序 丙申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元焉。必立之法焉。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疎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則將強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說春秋者之有例也。猶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教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之常例。雖其閒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卽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如此。厥後諸儒之說。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夫法不密。則懸象遲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其無失也。今戴君敬咸之說春秋也。其所以測者五焉。蓋謂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有互、有便、有闕。斯五者。比類求之。而各有得。例具於文。故卽文可以見例。且約指古今之說春秋者有四失。一曰。不赴不書。赴則從赴書。二曰。諱則沒而不書。三曰。得禮不書。凡書皆譏。四曰。史策舊文。仲尼新意。此四者。其言皆近是。昔之人所據以爲說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以祛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說。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以爲例者。不綦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密合。亦遠勝於前代。

蓋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天君也。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余是以擬議而爲之說如此。君名祖啓。上元人。乾隆二十七年鄉貢士。今爲關中書院山長。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己卯

前明胡端敏公前按寧王宸濠不軌事。以罪去。後事驗。得雪、復用。於時人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爲吾邑臨江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爲之序。蓋公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爲公登朝以後之書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爲秀才時。卽專以決策發科爲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爲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爲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達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爲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爲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徵文見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徵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與之比。迨諸君子廷杖。而公復上書諫。其虛衷觀理。庶幾可與其中立而不倚矣。且卽其書求之。邱氏言敬大臣。而公

則以爲體羣臣亦當詳也邱氏極論周官安富之道而公則以爲今有司之爲富家役者亦多也邱氏欲以餘田準丁謂如是則丁不匿而公則以爲是教之使匿也邱氏既知鈔法之不便而又欲強立一法以必其行公則以爲斷然不可行也邱氏有取於董搏霄運糧之法而公則以爲如其言百里當用三千六百人日遞米二百石實計人日運米五升五合餘耳奈何以爲便而取之殆未之思也至若宦官近習之弊在當時所宜救正者事孰大於此而邱氏無一言及之公獨危言正論一無所撓此尤爲人所不易及者余故以公爲過於文莊非私言也夫以公之通曉治體如此而於論治河也猶曰身未親歷未敢以爲必然其論西番也亦如是不諱其所不知然則是惟無言言則必明見其可行而後從而言之此豈與世之以冥冥決事者可同日而道哉學者讀是書當知古人仕學之不苟而求其所以用心雖處極盛之朝瞿然思所以爲持盈保泰計者亦致不可忽也文莊之書世多有得是書輔而行之不益盡善而無弊乎書之以諗天下之留意於治道者

中庸圖說序　丁亥

文弨弱冠執經於桑弢甫先生之門聞先生說中庸大義支分節解綱舉目張而中間脈絡無不通貫融洽先生固以爲所得於朱子者如是蓋先生少師事姚江勞麟書史先生勞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躬行實踐所言皆見道之言雖生陽明之里餘燄猶熾而獨卓然不爲異說所惑先生信從既久固宜其言之與朱子悉相脗合而文弨亦幸得竊聞緒餘於按試寶慶日諸生循例講書有以君子中庸一章進講

者。與吾素所聞於吾師者。未有合也。因舉吾師之說以爲諸生正告焉。既有以所著中庸圖說來質者。則新化生員劉光南也。其所解平易切實。多與吾舊所聞合。而又本朱子相當相對之語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初非私意小智之所能爲也。及入試。劉生又冠其曹。其文能以理勝。迥異乎矜才使氣以求見長者。益信其有得於儒先之旨深也。吾房師漢陽孫楚池漢先生嘗寓書教文詔宜昌明理學毋務華而棄實。顧所至殊不易得。既得劉生。亟舉以告。先生索其書。於今月始齎以往。使者尚未返。不知於先生意何如。適劉生遠來索序。歲云暮矣。姑且以文詔所見者塞其請。弢甫先生遠在浙江。異日將幷寄是書以求正。必待兩先生許可而後。乃可爲是書增重也。

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 丙申

表章遺書。莫先於經。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吾衍晉文春秋。楚檮杌。豐坊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之類。其言舉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然如張霸之百兩篇。時君既知其僞撰矣。而愛其文辭。亦使之流傳於世。連山、歸藏。古無著錄。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其文類斑駁可喜。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所引者。於訓詁名物爲詳。相傳以爲張弧僞作。弧、唐人也。孔、陸諸人。寧有不知而肯輕相承用乎。此必有所由來。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則又幷非張弧之舊矣。使此數書而在亦焉得不爲傳之。孝經有古今文。鄭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國傳者。古文也。五代之際。二家並亡。宋雍熙中。嘗得今文鄭氏注於日本矣。今又不傳。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意彼國之尚有是書也。屬以市

易往者訪求之。顧鄭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遂攜以入中國此書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復得之。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鮑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傳文以求之。如云閒居靜而思道也。則陸德明引之矣。脫衣就功。暴其肌體云云。則司馬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則王仲邱引之矣。其文義典核。又與釋文、會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國之本亡於梁而復顯於隋。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卽鄭注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雖然。古書之留於今日者有幾。卽以爲光伯所補綴。是亦何可廢也。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與安國尚書傳體裁亦別。又不爲漢惠帝諱盈字。唯此爲可疑耳。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則日本所傳授前有太宰純序所謂、不以宋本改其國之本是也。唯是章首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斷屬譌誤。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一語。而誤曾爲孔。當爲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與仲尼同字。且於本文亦無所當。此當爲後人羼入無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開卷一二齟齬。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則大非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故備舉其左證於前。以明可信。且尚書傳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安在此書之必與規規相似也。然其誤入者。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德水盧氏嘗刻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等書。流布未廣。其家被籍之後。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漢氏遺文。好古者所當愛惜。若能與此書並壽諸梓。以爲衆書冠冕。嘗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後而齊量矣。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今皆取其眞者。不益以見國家文教之美。朝野相成。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

鄭氏注論語序 丁酉

康成注論語十卷自周、齊至隋盛行於人閒唐書猶著錄至趙宋始不以入志則書之亡也其在五代之際乎金陵嚴侍讀用晦自秦中歸從三原王端毅後人處鈔得王深寧所輯古文尚書鄭氏注古文左傳賈服各家義而此書亦其所編綴者也鄭氏注在今日誠如椎輪耳使其書尚在舉業家亦必不好而志古之士要不忍使其墜遺深寧叟勤勤搜採於亡佚之餘釐爲兩卷此書之不終泯王氏之力也其訓不時不食謂一日之中三時食不時謂非朝、夕日中也於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則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以子貢方人謂謗人皆與朱子義異然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王氏又嘗輯鄭氏易及詩攷世多有其書而此三書卽吾鄉藏書家亦未備故浙江通志中亦未以之入錄侍讀一見而傳其本以歸可謂知所寶矣余次第錄之適此書先竣遂序其緣起如此

孫詒穀曰此三書非深寧所輯疑惠定宇託名也

孟子章指序 丁酉

漢趙邠卿爲孟子章句其題辭又有云章別其指者蓋隨文訓釋之外每章撮其大指而爲之辭於是有章指之目李善注文選出師表引之又王伯厚云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龜子止讀書志云孟子十四篇趙岐注又云爲章指是則唐宋人咸知有章指也自僞作孫宣公孟子疏者掠取其文入於疏首又不能全載而多所更易乃於趙氏本所有者則徑削去之至所引故實閒爲疏其所出且

於恥之於人大矣章略著之云凡於趙注有所耍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疏雖爲此言亦不云是章指自經削去之後於是人罕知有趙氏之章指矣且疏既删其全文而但釋其一二字句使後人讀之茫然不知其何屬甚矣作疏者之謬妄也朱子集註孟子於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爲總注此皆未之深考也宋時嘗以四科優劣之差命題今見於有事君人者章指中是書之在前代昭灼如此而今乃任其若滅若沒可乎乾隆辛巳之歲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孟子注始見之而末二卷尚闕越十有六年而後覩其全焉恐友朋中未必皆見是書故別鈔之以傳又篇敍一篇世亦不多見故引以冠其首其題辭與注世自有本而今之注亦頗與吳本有異同雖亦當考正然今不暇及者以急於扶微繼絕故也讀者當與我共寶之乎

重雕經典釋文緣起

此書雕版行於海內者止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宋雕本不可見其影鈔者尚間儲於藏書家余借以校對則宋本之譌脫反更甚焉當徐氏梓入經解時其撲塵掃葉誠不爲無功然有宋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亦所不免且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眞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寘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又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復私爲改易注疏本多有之幸本

書尙無恙然其浸淫以疑惑後人者不少矣古來所傳經典類非一本陸氏所見與賈、孔諸人所見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書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又本書中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詞羼入之今雖不遽刪削唯略爲之間隔使有辨焉唐人經典多不全用說文陸氏意在隨時不取駭俗此書中間亦引許氏以正流俗之非而不能盡一信從且有以俗字作正文而以正體爲附注者至其點畫之間亦每失正觀唐人石經及五經文字所載皆是習相沿用今亦仍而不革庶乎不損本眞然於六朝人所用甚鄙俗字陸氏固未嘗闌入也余念此書關經訓之藩畜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匯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賴以留俗本之譌文賴以正實天地間不可無之書也而年來流傳漸少學者不能盡見因爲之手校重雕第以遲暮之年精力慮有不周刻成猶再三校目幾爲之昏弗恤也其文舊皆連屬今審其可離者離之以便觀者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攷證附於當卷之後不以殺亂本書時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旣望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九經古義序　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吳徵士惠松厓棟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卽不能盡通而猶間引其說不蔪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窔奧不循

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誚也乎。今讀徽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虛則易岐。實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即爲之商略體例。校訂譌字。而還之徽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辛楣大昕歷城周進士書愚永年各錄一本以去。而余轉鹿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友朋之力。始得錄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間斷誠難也。且以志余媿云。時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

序二

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 乙卯

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蓋僅二三而已顧今自儀禮喪服傳之外無他焉劉向七略載有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隋志載其書二卷注云已殘闕然隋唐之際作釋文及正義尚多引其說則其書雖闕而未盡亡也於後乃有張弧者作王道小疏而亦假子夏傳之名褒然成十一卷案之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者世雖疑而不信而於二卷之殘闕者片言斷句亦都不復留意此世之所以知此書者鮮也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閒蓋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故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愚夫婦皆可領解故不煩說也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恍忽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元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教人不躐等之意也其所訓釋頗與爾雅相近唐之一行宋人張舜元洪慶善俱嘗爲之解而今失傳海昌吳君槎客乃復起而緝綜之爲之疏通證明以薛虞記遵暢傳意者也亦取而繫焉書成二卷名曰義疏其見於唐人釋文正義集解及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所引者此皆灼然可信采擇無或遺至宋元

而來諸家亦或援引及之若吳幼盧與明之二楊時喬愼未必皆由臆造當得之唐以前書中然皆不著所本學者究疑而未盡信也槎客不以篇幅稍狹之故而汎濫及之其見卓矣槎客謹飭人與子夏之學極相近宜其於此有深契焉是將於易闢荊榛而堙鴻水又不僅爲西河氏之功臣已

李既方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乙卯

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李氏之爲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並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荒陸二榮也又引虞翻說謂荒說也陸和睦也既濟之繻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偏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爲飛鳥震爲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爲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爲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爲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已之所非安知不爲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於後世豈不大可惜乎近元和惠定宇其講易實宗漢學凡所援引多取材於是書甚矣李氏之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之學者也今秀水李君既方富孫好讀易所經眼者不下百餘種而深斥圖說之附會穿鑿擯不欲觀其所深嗜者漢儒之學求漢儒之學則唯資州李氏一編爲菁華之所聚既已朝夕寢饋於斯而復於其三十餘家之說之尚有未經採入者更爲之搜羅旁萃錄成得六十餘番蓋幾於一字不遺矣然采取雖博而於元明人之所稱引概不及焉是其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今學者多知寶

資州之書。則安得不併寶是書。剞劂之事。是所望於賢而有力者。吾安得亟見其成。以與天下學士共讀之爲快乎。

校本韓詩外傳序 庚戌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亡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懷孫 懷玉 既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闕者咸稱快焉。余亟慫恿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荅。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閒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序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春秋內傳古注輯序 丁未

春秋三傳。左氏最後出。鐙欲立學官。諸儒多不肯置對。蓋因陋就簡。自古已然。唐時貢舉之法。習小經、中經、兼一大經。於是人皆習禮記而不習左氏傳。以左氏文繁故也。至於先儒訓釋。亦代廢代興。漢東京以來。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潁容之徒。皆傳左氏。而鄭及賈服爲最著。季長則謂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合之則無以加矣。魏則賈服盛行。晉時唯傳服義。而杜預之注。亦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而服義遂微。蓋左氏謂之古文春秋。其中多古字古言。漢人尚能通之。及乎年祀緜邈。耳目益所不習。於賈、服所釋。格乎不相入。而唯喜杜說之平易近人。相與尚之。唐時作正義。遂專取杜氏一家。此外多所訾謷。以致精誼美言。弃之不復甚惜。後人無由得見全書。此可爲浩歎者也。東吳嚴子豹人。蔚其治經也。深懲專己守殘之陋。而於左氏用功尤深。始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於是凡唐人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人類書所引。綜而緝之。賈、服兩家而外。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雖已並佚。偶有一二言之見於他說者。亦不忍棄也。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弃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絕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矣。何庸先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斯則嚴子兼收並錄之微指也。今天下好古之士。多於前時。嚴子此一編出。吾知善學者必能因此以定所宗。而復推類以盡其餘。安知夫賈、服之不復生於今日也。是則嚴子之爲功大矣。其或以爲斷爛而不之貴。是所謂嘉肴弗食者也。又烏足與之論學問之事哉。乾隆五十有二年五月序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恆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霏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亹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牒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芽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蔽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微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中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簡錄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留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

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重校方言序　壬寅

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至京師得交歸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戢脊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納衣其散庋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尚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雄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乎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證應邵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幷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荅書向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幷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則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冢鄣、邠、齊、僤、罷之類凡舊所傳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又有遺者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

卅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雜廁。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捃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卽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弨之說。上又加圓圍以隔之。戴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竷公武子止。案竷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著之。據斯言。則知爲竷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比。久久將就散失。不愈可惜乎。故以餘閒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段若膺說文解字讀序　丙午

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几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書狗也。此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眄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狗。叩也。叩氣吠以守。粟之爲言續也。貉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二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尙無有亂名改

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寖失。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尚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閒。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寖微。我朝文明大啓。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衆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宗。而以寡聞尠見之胸。用其私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肊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眞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弨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

聲音發源圖解序　癸巳

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如、名已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已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

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啞平、噎平、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入。繼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寖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尚可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已萬之能守其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卽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詫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土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而俗學迷昧。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已萬乃欲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吾恐閱者未一二紙。而已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詫西域之人。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

雕洪景伯不全隸韻序 甲寅

汪君太完得宋楊洪景伯隸韻。已不全。止第三卷下平聲上。第八卷去聲下。計此書當有十卷。今僅得五

之一耳。景伯氏之序隸釋也曰。既法其字爲之韻。復辨其字爲之釋。則隸韻當成在隸釋之前。今隸釋之書。尙不絕於世。太完之兄。又重雕以行。傳益廣矣。唯隸韻見之者尠。或已疑其失傳。今太完得此不全之本。而追溯其所由。則世祖嘗以賜商邱相宋文康。宋之後人爲豪所奪。繼遭斥賣。市司不能各歸其部。零星散售。故太完所得僅此。而其餘不知歸誰氏矣。汪君之意。必欲得其全而後快。若徒祕藏之。則人無從而蹤跡之。將離者遂不可復合。此書爲前哲精神所繫。必尙在天地間。故立意卽刻此二卷。以傳示海內。苟得其餘本者。或力能則取汪君之書寘刻於其所藏本而書全。或卽以其所藏畀汪君使寘刻之。而書亦全。余亦日夜望之。夫是以表白其意而亟爲海內告也。夫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篆書難成。隸書易就。以故其傳浸廣。後人於繁者刪之。疎者補之。字益多於前矣。徐楚金嘗各說文纂爲韻譜。以便檢尋。顧說文自小篆之外。不過兼載古文籀文。其他異同。亦僅一二而已。繼之者夏英公之古文四聲韻。於是篆書亦汎濫矣。隸書至猥多。尤不可不有所薈粹。景伯氏始奮然採輯而爲此書。當時所見楊本。自比今之闕壞尙少。故其所見也博。其摹之也眞。卽其中有彼人自出新意。變亂古法者。寧過而留之。以待夫學者之自擇。或乃槩譏隸爲俗書之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安可專歸咎程邈哉。近世有顧藹吉者。爲隸辨一書。亦以四聲分之。未知本於洪氏邪。抑闇與之合也。吾當閒取以校隸釋。頗有點畫不同者。然以吾意推之。隸釋傳

錄不一手。若洪氏所手摹。必無失眞者。洵乎此書之不可令其當吾世而遂湮沒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於太完卜之已。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十七日。同里人盧文弨書。

校刻白虎通序 甲辰

乾隆丁酉之秋。故人子陽湖莊葆琛見余於鍾山講舍。攜有所校白虎通本。此書譌謬相沿久矣。葆琛始爲之條理而是正之。厥功甚偉。因亟就案頭所有之本傳錄其上。舟車南北。時用自隨。幷思與海內學者共之。在杭州楷寫一本。留於友人所。在太原又寫一本。所校時有增益。後又寫一本寄曲阜桂未谷。今年家居。長夏無事。決意爲此書發雕。復與二三友人。嚴加考覈。信合古人所云校書如讎之惜。凡所改正。咸有據依。於是元明以來譌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因撮其略爲之說曰。事必師古。而古人又誰師哉。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於天。釋尚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爲稽攷古道。古道卽天也。天何言哉。稽考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於天也。古之聖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嘗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而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嬗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閒哉。顧說之不免有岐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

之識之之意云爾。世有善讀者。則此書之爲益也大矣。倘泥其偏蝙。掩其全美。而輒加以輕詆。夫豈可哉。若夫是書之緣起。與歷代相傳卷帙異同之數。則具見於葆琛之所爲攷。余又奚贅。乾隆四十有九年。九月既望。東里盧文弨書於太倉州之婁東書院。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壬子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籇。當之者無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勦民水火之中。登之衽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略焉。聖祖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皇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覲揚之烈。實並美於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帙浩繁。逾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登館閣。緬甸之役。奉命赴滇參軍中幕畫。既又敭歷封疆。解守後。大臣之勳臺灣者。猶強挽之與俱。其素來既博徵典故。隨事紀載。而近事尤親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也。其郡當謹藏於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實與其事。故自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

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雖皆揚厲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仰窺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敍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錯之處。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窾要。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死矣。異日修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　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歧。首卷後既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忽加穿鑿。難尤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舛之規模。別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繁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於文字之間。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因余書而復加以

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既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幸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攜之入燕。又攜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間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疏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即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

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尚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間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牒、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尚有未能盡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緘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文。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所以兢兢致愼。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氏之區別九品。訾謷者不獨一知幾。尚可以效尤乎。想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大昭後漢書補表序　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燦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疏

譾拘拘.不能廣搜博考.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縯魯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剏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曩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僦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敍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考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尙闕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亡.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留傳者而薈萃之.然亦未

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考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汚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諸史。既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非復前日之尙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乙巳

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聖人旣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泠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泠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若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志。有意通欲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辛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益顚。益難重理前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辛楣之從子溉亭亦爲郡博士。於斯一見如故。交。哀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歷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辨證益

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晃、所言俱誤。亦駁正之。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所以爲長歷之指。而輕相訾謷。此徒知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慨亭父子。眞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

翰苑羣書序 甲午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慎。而其禮遇也不得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事。津津傳爲美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厚焉。在下者亦惟是以得數望清光、效賡颺歌頌之美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臣。臣以隨事納忠效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間。其任不在職事之末。而其所長亦併不在文字之間。是則上之所以重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景嚴氏所纂緝。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動人歆羨者。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之主。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夫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何以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者、曾未之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百職事羣羨以爲清華之選乎。

先余未有是書。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識數語於其端。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丙申

古今來英魂毅魄不死而爲神。其祠廟或領於官。或祀於其鄉而止。未有靈威胙嚮。千載如生。自天子以至士庶、婦女童孺、罔敢不虔。自京邑以達於邊徼外裔。無不爲之廟貌以崇奉之。如帝之盛者也。帝爲漢之漢壽亭侯。其封帝也。始於明神廟時。我朝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上又加靈佑二字。且因臣工所請。而諱神之名。易神之謚尊崇之典。視前代更有加焉。帝之事蹟見於陳壽所作本傳。而亦有散見於同時諸人傳中者。皆可取以參考。其出於後世所述。則容有增飾。而未可以爲依據者矣。海昌周子耕厓。武原崔子秋谷。素嚴事神。而懼流傳者之多譌也。於是廣搜博采。而務別白之。自承祚、道將而下。以逮近人之著述。凡有涉於神之生前身後、軼事、遺蹟、顯靈助化之端者。靡不薈萃緝綜焉。其勤至矣。乃其考辨之精。議論之正。則雖前人屢有綴輯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書也出。上以發揚國家尊崇之至意。且可以作人忠義之氣。而其福善禍淫之不爽者。亦足以使一世之人皆聞而知警。不至於貌承而中違。則是書之有功於名教者大也。余故樂爲之敍其端云。

漢董孝子廟志序　辛卯

孝德之大也。有是德而著聞於外。海內歸之。後世慕之。名莫榮焉。不藉有爵位而始爲重也。舜以克諧而爲天子。極尊富饗保之盛。然亦無加於孝。漢諸帝廟號必取孝以冠謚。然則以帝王之尊。尚非孝不足以

章顯其名。若實有是孝德而名隨之。更奚必他有所藉以爲重哉。董君抑儒 秉純 新修其先世純德徵君廟志、成八卷。出以示予。純德徵君者。卽虞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者是也。前明有爲純德錄者矣。表章前哲。風厲人倫。誠甚盛舉。特惜其捃摭略備。而考核未精。今抑儒鄞人、實孝子之後裔。其尊人鈍軒先生。嘗有意補輯緒正。未克就而歿。抑儒踵而成之。綜覈聞見。究析同異。非唯家乘之或傳會者不肯輕徇。卽郡邑舊志。與夫前輩名人之宏篇鉅製有未確者。必參互辨證。去岐歸一。謂句章實今之慈谿。孝子故居與墓皆在焉。其言鑿鑿。皆有據依。以昭祖烈。以成父志。世常言孝子之後必生孝子。豈不信矣乎。考徵君之稱。以漢和帝曾以郎中召而不起也。徵君之上。又加以純德者。則本諸宋開寶詔書之加封予謂孝子之德實不藉區區一官以爲重。孝名之美。更不藉駢號增謚以爲榮。在當時稱之曰董孝子。後世亦稱之曰董孝子。愚夫愚婦、耳而熟之。皆所共曉。此於士大夫暨賢子孫之意。亦復何嫌而必轉取諸後代之褒封始稱崇尙哉。舊志所載漢東京二詔書。全謝山先生固疑其未可信矣。予謂卽實有之。而徵君之稱。諒不若孝子之稱之美也。抑儒見識明達。深服謝山之言。載之於書。其不膠守所見如是。其於吾言。儻亦有取爾乎。則題此書當曰漢董孝子廟志可也。

此序據抑儒所爲志爲之。後歲在壬寅。見樓攻媿集有慈谿縣董孝子廟記云。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卽其故居。

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熹錢公億迎歸於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在。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邪。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云云。祥符元年冬。眞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據攻媿此記。則孝子實鄱人。而遷於今之慈谿。其封純德徵君。在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非宋太祖開寶年也。抑儒今見任廣西那地州判。相去絕遠。不能以此告之。聊附識於此。

續高士傳序　丁未

續高士傳一册。補皇甫士安之書之所遺也。凡一百八條。墨胎二子亦錄入焉。以未嘗一日膺簪紱也。其所取捨亦甚嚴矣。是書乃明新安畢補臣翁叔之所纂。序中稱其父約所先生之廉孝。隱居著述。長吏皆式閭致敬。而自恨不能樹立。表揚先德。因興感而作此書。然不敢僭妄。附諸錄後。冀後之高人爲載筆焉。今考江南通志。徽州隱逸中無姓畢者。而孝義傳中則有畢文燦、畢陽二人。事亦甚略。無郡邑志可參考。故無得而述焉。仁和倪嘉樹一擧得其草本以示余。中間塗改甚多。似出於其人之手定。而譌字亦復不少。每傳之後。繫之以頌。閒亦有與古今韻皆不叶者。末四條頌全闕。余不揣爲補之。而其他則不暇爲之審定。余嘉其言之婉且摯也。恐世無別本。故遂錄而傳之。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己亥

女教之重。不後於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率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爲風始。家人之利。則以女貞。古聖

賢之垂訓。未嘗不惓惓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衞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寤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爲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望其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嬀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近事。則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爲獨多。其稱引太函。則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爲頌。而繁以己所爲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焉。其事則善矣。而猶有未盡善者。又復爲之推論焉。刪其所爲孽嬖亂亡者。而後傳授之間。不至赧赧然難以形於口。其析義也精。其敍事也確。其繪畫也又極其工。其爲文辭亦幾幾乎與向爲甚似焉。剞劂既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無知之者。有書賈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固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爲重價購焉。其名則不知誰何所刊。去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也。夫婦節之貞。趙宋以後爲尤盛。於往代。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自勉。而以再醮爲恥。況新安固朱子之闕里也。其賢節之多。固然。無足怪。著書者猶自謂特章一二而已。夫事近則見聞尤熟。其於興起鼓舞也易。爲力設吾杭人而有斯志也。則如戴烈婦之吞金。孫秀姑之服滷。亦當大書特書矣。誰得謂其私於鄉人也哉。抑吾更有愀然者。先曾祖母朱氏。當明季歸先

曾祖建平丞譽長府君爲篷室。生吾祖書倉府君而寡。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備嘗荼苦。刺繡紋。摘馬齒莧以易米。教育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始稍稍復。嫡子無後。吾祖以庶承祧。暨吾父皆以文學有聞於時。不才如文弨。亦得蒙其餘蔭。知其事者。咸以爲苦節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聞。故因敍是書。而不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爲闡幽而發潛也。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之吉。東里盧某書於西湖書院。

越女表微錄序　庚子

蕭山汪進士煥曾甫既以其母與其生母之節孝上聞於朝。得旌表矣。又推母之遺意。以及同族中之節婦應旌格者如干人。代爲之請於所司。既又念單門貧戶所居窮僻。更或子嗣弱喪。叔伯靡依。銜荼茹蘗。卒保其貞。其艱辛苦。視尋恆殆百倍。鄰翁里媼。未嘗不爲之咨歎。不幸或不得聞於士君子之耳。無爲之稱說傳播者。數十年之後。故老且盡。遺蹟亦復就湮。嗟乎。地非秦、粵之異。分無霄壤之間。而猶或不能周知。又安望其以狀言縣。縣達之府。府以申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廷也哉。汪子悉然傷之。於是加意訪求。由己邑以及於同郡之七邑。邑各有同斯志者以爲之助。意主於發潛闡幽。故凡力足以自表見者不與。更四年之久。先就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嵊六邑所得。具錄事狀。呈方伯國公。乞檄縣旌門。以爲風化之勸。其無人爲主者。縣爲備案。俟異日修志時。亦可以資采擇。而上虞、新昌二縣猶有害焉。以踵爲之請。事既允行。汪子又輯爲越女表微錄四卷。曰錄事。曰類敍。曰述譜。曰外姻。其體例各見於小序中。列上之後。復有聞見。寘增一卷於後。曰識軼。（上一字本不作識。因家諱改之。）仁乎哉汪子。其用意何若是之摯而達。曲而盡也。

蓋嘗謂人者天地正氣之所生也。人能完天地之正氣。始成其爲人。忠孝節義。其歸一也。然聖賢豪傑之所爲事。皆炳炳著見於外。美斯愛。愛斯傳。宜若無難焉。唯婦人女子。身處奧澀之地。所執煩辱之事。而早失所天。誓不再偶。內有寒餓之迫。外有侵陵之患。智竭於補苴。力瘁於扞禦。節之苦者。在孤貧爲尤甚。要其人本不爲名。而名亦不之及。譬猶空谷之蘭。自榮自落於荒煙蔓草間。豈不深可憀悼也哉。此一編出。而後爲造物弭不平之憾。爲風教助激勸之權。昔日之淒風苦雨。由後視之。皆成景星慶雲。山川若爲之鮮潤。閭里若爲之輝光。邑乘家志。咸得有所徵。以侈爲美談。是則汪子之有功於名教大也。至節婦之後。有寢昌寢大者。有不克自振。以至澌滅無聞者。此不特非人所能主。雖天亦無如何也。人祇求自完其爲人足矣。佗何知焉。汪子示余此編。適余將北上。匆遽不能助爲訪求。而先爲引其端如此。庚子季夏六日。書於吳江舟次。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丙子

桐鄉沈子陛颺。嘗從家大人受業。與余敦世好。久不相見。一旦聚糧走三千里。訪余於京師。值余方南還。盡用其資。孑然居旅店中。忍困以待余來。蓋近世朋友之所未有者也。陛颺之來也。他無所求於余。聞出其所爲家乘。索爲之序。案譜始祖諱某。在明嘉靖時。從江南來。始居於嘉興之桐鄉。浙西之人。謂浙東爲江南。蓋其先世乃會稽人云。再傳而有三子。咸讀書、列學校。今至於陛颺十二世矣。其族日益蕃衍。不可不爲譜以繫之。蓋嘗夷考沈之受氏。爰有二宗。其一本姒姓。其一本姬姓。昔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其封

在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晉主汾而滅之。此姒姓之沈也。其姬姓者。封國在汝南之平輿。魯文公三年經書魯與五國伐沈。杜預注云。今平輿縣北有沈亭。司馬彪郡國志平輿下云。有沈亭。故國。姬姓。其文甚明。至定公四年。而後爲蔡所滅。或者不察。顧混而一之。沈休文爲宋書。自序其先世。已不能辨其爲姬爲姒。而況歐陽氏之世系表。馬氏之封建考。遞相沿襲。其不能有所釐正也固宜。今陞颺之爲是譜也。詳於桐鄉一支。而凡一切依附之說。咸削而不錄。其識不亦大過人乎。夫沈氏族望。盛推吳興。而此譜不載。此在近世者。尙闕所疑。設使秉筆而爲國史。其肯遠託華胄。兼承二宗。以自蹈誣祖之罪。而取譏議於後世哉。異時陞颺之子孫。有踵而成之者。愼毋以是譜爲太簡而求多於其外可也。

三峯盧氏家志序 丁酉

吾族之在浙中者。以東陽爲最著。前明宏治朝。有名御史正夫先生格者。以理學名。嘗與其叔父本源甫輯家乘爲六卷。正夫之言曰。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世人往往棄厥眞源。妄冒他族。以飾世德之美。其何以免君子之嗤詆乎。故凡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蓋其愼也。今追而溯之。歷二百七八十年矣。解元信波 潮生 能繼斯志。考定昭穆。稽核事行。搜羅藝文。裒然成若干卷。洵足以振正夫先生之垂緒。而使人稱東陽盧氏之代有人矣。余嘗慨夫氏族之學之多舛也。其在單門寒族。素無達人。不能究其源流之所自。固無足怪。若夫歷官而至宰相。位不爲不崇。族不爲不大矣。乃觀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往往皆鑿空傅會。兩姓也。而合爲一姓。一人也。而分爲二人。子父顚錯。燕、粵混同。蓋不可勝詰也。彼皆高門右族。豈

無一二學人曾讀左氏、世本、三史者。顧忽略不以爲意。一任其誤而莫之改革。以此而爲譜。其愈於無譜幾何也。夫譜之爲法。不在乎合異以爲同。而在乎審同以辨異。浙中諸盧。東陽而外。有天台、有上虞、有餘姚、信波先人自東陽遷杭州。吾家亦居杭州。則自餘姚遷者也。譜各本其所自。如前人東眷西眷、南祖北祖、某枝某房之比。詳於近而略於遠。譜之善法也。信波能知本源之爲重。搜訪而緝比之。精力幾敝而不自惜也。吾餘姚之爲譜。自明初以來。始可徵信。若唐宋以前。其年代里居。考之正史多不合。吾向亦欲刊其可疑者。而以明初爲斷。然無專功。深愧不若信波此志之詳盡。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故因以題其篇。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甲辰

孫氏傳以爲衞康叔之後。其在有周。武顯於吳。臏顯於齊。炎漢之末。有起自富春者。據吳而有之。與蜀、魏鼎峙。厥後吳中之孫爲特盛。在趙宋時。編姓氏者首國姓。次以吳越王姓。而孫氏卽繼之。凡望族莫之先焉。則其貴重於天下可知已。然源遠而流分。數遭遷革。不恆厥居。其譜諜之不墜失者亦罕矣。顧其遠者不可追。而近者尙可溯。失今不爲。何以示後。是以昔之君子。敬宗而收族。必爲譜以明之。爲譜之道。在乎詳近而略遠。此不易之至論也。江寧王墅孫氏之二子祖瑞、祖全、嘗學於余。承其先人之志。修輯族譜。咨於儒學之彥。發凡起例。井然有條。凡四載、乃克成編。誠愼之也。使來告我曰。求先生一言以弁諸首。余觀其譜而善之。誠與昔人之持論相合。遙遙華胄。不肯妄爲傅會。而一主於傳信。其推本王墅族姓之所自。

則以明初富十公爲始遷之祖。至其所由遷。則故老皆無能言之者。迨勝國之末年。枝葉蕃衍。春秋祀祖。家廟至不能容。於是舊祠之外。又分二祠。一曰西祠。一曰塘沿祠。今二子則始分塘沿珊公之後人也。上距八世矣。又推而上至始遷之祖。爲十有八世。其譜亦隨祠而分。故自八世以下。此獨詳焉。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始也一體。其終至於途人。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如春秋時魯與衛。世數亦遼遠矣。然而論者尚推周公與康叔爲相睦。魯襄之冠也。卽在衛成公之廟。於此見祠雖分。而情誼之相浹。要必有異於外人者。二子之修譜也。承先志也。兄愛弟敬。二子之所能也。八世以下之子孫。宜思篤於近也。八世以上之子孫。凡夫慶弔周恤之禮。亦不可以廢也。余於二子有一日之長。故既嘉其所能。而不欲其以此自囿也。故又進斯言以爲勖。

蘇州袁氏家譜序　庚戌

古者有姓有氏。姓一而氏分。其後卽以氏爲姓。故龍門著史。合而言之。以爲人所百世不變者也。考袁氏之先。出自有虞。至周、得封於陳。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又其後或爲爰。或爲轅。最後乃爲袁。袁既爲陳別。而爰與轅、漢以後不甚著。獨袁爲盛。陳又爲田。而袁則無二厥派有三。汝南一望尤其盛。代有聞人著於簡策。宋之南也。汝南之裔自汳來南。因居平江。至元海道萬戶名寧一。而下世系乃可考。次吳門袁氏之譜。實始於此。嗣是人材輩出。復不減於洛京以前。當勝國末年。文文肅序其譜。歷數某忠節、某事功、某孝友、某文學、不徒以科第仕宦爲高門。蓋文公居同里閈。聞見眞而品評自確。人共信其無溢美矣。然設非賢

子孫排纂而寘輯之將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寧渠傳乎抑非獨此也昭穆混殽遠近移易將敬宗收族之念亦於何寄此雖在寒門陋族且猶不可而況閥閱之焜耀一世者乎今自明季以來業已三四屬稿然非授之剞劂氏則不能使子姓皆有其書共識夫淵源之所自以爲觀感起發之助上舍又愷君於是躍然興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曷敢不承乃復詳審鉤討釐辨經緯首侈國恩末垂家範其他凡譜之所宜有者無不有也裒然十册刻成示余請爲引其端又愷之意美矣其勤著矣宜不待余言抑余所不能無言者則且爲袁氏後起者正告曰先型在玆維是其式哉前光有述維是其迪哉繩繩繹繹以克紹乃祖烈而毋忘作是譜者之績哉夫望可三也亦可益也使宇內之稱袁氏者何必不曰平江之望亦其一哉

甬東盧氏族譜序　辛亥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親止於五世自祖免而外卽爲途人疎已然繫之以姓而弗別雖子孫繁衍或散處於四方苟知其爲同祖久離而乍合必藹然動水源木本之思焉昔范文正之於吳中之范族亦疎矣當文正之尚孩也族人不之恤而一聽其流離轉徙於外及其歸宗也又恐其欲分受祖產而相與拒之文正所貴乃爲義田以贍其族明乎所自出之祖同也所祖同故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服制有盡而親親之誼則無盡知本者必期久無替焉甚矣哉族譜之爲重也有譜然後子孫皆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同族亦不至混殽而難辨於富且貴者無依附之恥於貧賤而顚連困苦者則當有賙恤之恩古宗子之法雖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依據也家之有譜

至達於朝廷。登於國史。唐書載宰相世系表。吾盧氏亦與焉。譜顧不重矣哉。甬東盧氏。自餘姚遷於鄞。久遠不可知。從宋南渡以來。皆班班可徵。至國朝而益盛。族人多讀書明義理。悼舊譜之將湮。而近今數十年之生齒歷履。亦不可以不續。然仕宦者以職事爲急。行役四方者。不能與族之父老子姓相參稽。無力者又不足以舉其事。於時有名登秩。字武成者。慨然亟起而圖之。闕其渺茫不可知者。不以增於舊譜之外。而於近代則鄭重訪求。覈實而詳紀之。絲連繩貫。由合而分。世次秩然。尊卑有辨。有家廟以妥先靈。有祭田以奉蒸嘗。有條約以訓子弟。賢者書其懿行。使後來有所勸。亡者志其塋域。使久遠猶可識。凡有關於譜事者。無或遺也。譜成。而族人無不欣然悅。是舉也。曰微武成之力不及此。然武成於此。心力亦交瘁矣。未幾。遂辭世。其子雲路請余爲之序。不可以辭。余族居杭州者。亦從餘姚遷也。餘姚故有譜。向余在詞林日。職清無事。亦思續纂成編。功未及半。而以提學至楚南。其事不卒。厥後失官。南北奔馳。遂不及重理前緒。今覩是譜。深嘉武成之績。而因以訟余之愧。眞不能自解免矣。

補元和郡縣志序　乙巳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敍有法。故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已亡。其書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彌加珍惜。不因其不完而遂棄之也。余曩見吳中汪退谷先生士鋐集中。自言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子進承其家先生之學。以其餘力。因宏憲元書之體例。採掇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

志、通考、復旁涉於寰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薈萃。爲補河北道下景、幽、涿、瀛、莫、平、媯、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荆、峽、歸、夔、澧、朗、忠、萬、金、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十八州。九十有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劍南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辯、瀧、勤、崖、瓊、振、儋、萬安、藤、巖、宜、瀼、籠田、環、古、容、牢、白、順、繡、鬱林、黨、賓、禺、廉、義、湯、芝、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是向之所闕。皆完然具備。讀者乃快然而無餘憾。夫充廣聞見。牖迪智識。後人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人。使人人皆如汪、嚴二君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至於闕。顧退谷既補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之專且久。願一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年之積想。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汪書之續。因亟慫恿其開雕焉。他如九域志。太平寰宇記。亦復殘闕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嚴子者。起而任其責矣夫。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丁未

宋王正仲元豐九域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逾年。復得桐鄉馮太史 集梧 新雕本。用相參校。庶幾完善。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 騫 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域志。卷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跡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前輩秀水朱錫鬯謂此乃民閒流行之本。理或然也。其去正仲時。當不甚遠。困幷鈔之。頗亦得以正前書之誤字。且及於宋史地理志焉。乾隆五十有二年。孟夏既望。東里盧弓父書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爲余傳錄者。小門生江寧王友仁也。

襄垣縣志序　壬寅

李鶴亭明府視事襄垣。既先其所急者。餘漸以次興舉。歲三周、而邑之舊志曠七十餘年不修者。復庚續之。裒然成完書。請序於余。余惟襄垣之名舊矣。縣於秦。一改於新莽。未幾。光武興。仍易亭而縣。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中間或爲郡治。或爲州治。唐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割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又省甲水入焉。是則今之封域。較兩漢爲尤廣。我朝列聖相承。德洋恩溥。羣生濡濡以蕃以育。故生齒日益衆。物產日益豐。此亦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挽之以淳樸。示之以德教。使盛者得常保其盛。夫非賢有司之責乎。矧今三晉大吏。並皆體上德意。廉公仁明。一以拊循愛養爲本。則爲令長者。無掣肘之患。束溼之虞。於此而勉爲循良。當易易也。歷代如龔、黃、卓、魯之流。垂名史册。可爲後法者。吾無暇疏舉。卽以襄邑言之。是趙襄子之所築也。襄子知能民力者之不可以守也。浚民膏者。其民必不吾與也。以尹鐸之爲保障。不爲繭絲。其民必和。有急而往依之。其知所取舍也若是。則其政從可知矣。若夫春秋時。邑於銅鞮者。是羊舌職之子。而叔向之兄羊舌赤也。孔子但稱其語默得宜。其於政也。雖不若叔向之卓然著見。然而孔子又嘗惜之云。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使非實有善政及於民。聖人其肯輕許乎。且觀當時之稱之者。卽其字而繫之以邑曰銅鞮伯華。夫大夫之有邑者多矣。不能盡若是伯華之以銅鞮著也。是卽朱邑之桐鄉。黃霸之潁川也。然則興化致治。端不外求。卽以此二人者爲師法。有餘矣。余嘗與禮闈分校之役。得鶴亭之文而善之。久習其人。知其爲惘惘無華者也。由此而爲循良。殆庶幾乎。斯志也。亦盡職之一端也。既嘉

其成．且因以致吾期望之意．鶴亭勉乎哉．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

序四

新校說苑序 庚子

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讎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互校讎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斷在不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言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傳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傳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

室疎遠。至不合得給事朝省。子政忼慨奏陳。載在史册。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已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且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蘧伯玉得罪於衞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連正義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輒改者多矣。校讐既訖。略書其所見如此。乾隆四十有五年。正月十六日書。

惜陰錄序　丙申

江陰徐青牧先生。篤學力行之君子也。生平於易、於書、於詩、於春秋、於三禮、於四子書。皆有注解。而皆以惜陰錄名之。今此惜陰錄八卷者。乃先生鞭辟進道之語。閒亦釋經。而不主於一經。蓋倣明儒薛敬軒讀書錄而爲之。起於康熙十五年。至十八年四年中之日記也。觀其提撕警惕。一念不敢自恕。一刻不敢少墮。實有見夫理之不易純。而欲之不易淨也。故其詞多危。余讀之懼然。蓋常人鮮有能自見其過者。日復一日。如痿痺之人。不復知痛。其生也不知其所爲生。其死也又安知其所爲死。大數將至。倉然盡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無過。惟聖人能自知其過。一毫與天地不相似。是亦聖人之過也。於無過中見有過。有過而能復之於無過。斯然後可謂之聞道。聞道豈易易哉。道之難聞也。過之不易無也。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聖人之假年。亦聖人之惜陰也。學者苟不求寡過則已。欲求寡過。則惡容不惜陰。先生常以理欲之消長自體驗。功力之進退自程督。恐懼懲艾之意。舉見於

辭而世之泄泄然任歲月之如流而莫之省悟者不亦大可哀乎先生之言視之若無甚深邃而要其克治之嚴良有可警發後人者余是以錄之將奉爲鍼石焉先生名世沐字爾瀚鼎革時其父以布衣偕弟兄咸死難先生時年十二作此錄時年四十三矣後享年八十餘乃終錄當未竟而余之所見則止此豈其後專於釋經而於此遂不復有所庚續歟是書有其友張德生點勘亦能貢直言今采擇一二注其下卷數亦余所分也乾隆三十八年朝廷求訪書籍江寧方伯吳輿閔公爲鈔其諸經解共四十九大册進呈始知中有缺卷（周易惜陰錄缺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又周易（家諱）義錄缺第六一卷詩經惜陰錄缺第五六七共三卷）問其家不知也是書以未經整比故未及鈔錄同進

遠異錄序 己亥

道一而已如射者之有的焉如工師之有規矩準繩焉故人之爲學必先志於道志道則不爲他岐之所惑望以爲趨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其至焉者聖人也未達一閒者大賢也或資力之所不逮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軌徑勿失或遠或近而皆有可造之理高明中正與聖賢共此一途而決不爲下流之歸聖人自言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正所以志道也志乎此則凡動靜語默酬酢往來縱極境遇之不齊經權常變千形萬狀而皆不離其宗否則學非所學即志非其志而顯然與吾道背馳而不悟或有推援比附似是而非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路則終其身與道異趨矣異非獨楊墨也釋老也差之豪氂謬以千里故聖人於古今之判君子小人之殊似是而非之辨往往相衡互校昭昭然如別白黑此其愛人

之深。指示眞切。唯恐其或蹈於邪。致終身沈溺而不能自反。故明乎其異。乃益見道之正之所以可貴也。願道者。與天無極。終古而不變。而異者之情狀。又往往與時遷轉。幾於不可勝窮。故三代而上。異端惟楊、墨。三代而下。釋、老之熾更甚焉。至程子則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詞章、訓詁則異於儒者矣。朱子有雜學辨。謂二蘇、張、呂也。其時象山陸氏、亦自以其學爲學。相抗而不下。明以來則又有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此皆顯託於吾道。而實則爲聖學之蔀。其不惑焉者。蓋寡。若以近今士習而論。又似與古之異者殊焉。不詞章。不訓詁。亦無所專主以求必勝。并亦不志於管晏之功利。而或泄泄以嬉。或僕僕爲役。此亦主持世教者之所當隱憂也。朱子理齋守正之士也。示我以所輯遠異錄一編。條分縷析。證之以儒先之言。灼然知異之不可爲已。夫異者不能禁其無異。唯有志聖道者。必亟思自遠焉。而異者亦將以漸化焉。故孟子則曰息、曰拒、曰放。理齋自度其力未可遽及此。但曰遠之而已。異者遠。則可以踐聖賢之途。而莫吾梗者。寧患其行而不至邪。若夫世之自異者。未嘗不欲挽之。而不可與之爭勝於口舌之間。正身其本已。由是以爲教。則惟使人知恥。乃可以救之。蓋恥可以鼓怠者而使之銳以進。可以消競者而使之縮然卻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恥亡則國之一維失矣。理齋之遠異。豈將獨善其身而已乎。吾故以此質之。治人者、卽其所以自治者也。而又何讓之與有。

李東昇勸善書序　庚子

國老、庶老。皆有教人之責者也。教人則必以善。以善欲其從化。夫欲使人從化。則必取其易知而易由者。

人之情莫不欲趨利而避害。聖人知之。故有易以告其吉凶。亦因其情而導之。而未嘗謂趨避之必不可也。善者人所同好。而天之所必祐也。不善者人所同惡。而天之所必殃也。以未定之天觀之。似亦有不可信者。迨其或遲或速。而無定者卒歸於有定。故何以謂之吉。善是也。何以謂之凶。不善是也。較利害而審其趨避。時或至於相反。就善惡而定其趨避。則萬無一之或爽也。爲士者誦詩讀書。必將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而精思之。以靳至於無所爲而爲。然非可以此槩之四民也。故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往能令民鼓舞踊躍。震動恪恭。而不自知。其旨不悖於大道。而化民之效。或更捷於詩書禮樂之爲功。是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撢人象胥也。何可廢也。吾里有李翁東昇者。善人也。今其年躋大耋矣。是古之所謂庶老。坐於左塾而以教里中之子弟者。以翁當之。無愧色矣。翁平日既樂於勸人爲善。茲更擇勸善之言最切者。板而行之。蓋欲使人人易知而易由也。吾知從化者必多矣。夫不求一身之適而勤勤懇懇欲率人而同出於善。是即聖賢之所予。而亦官師之所宜旌者也。使讀是書者而皆若翁也。則善之量。於是益推衍於無窮也已。因敬書其端如此。

硯北雜錄序　辛未

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載籍中如此二人者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

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績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齋源淥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開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驌之繹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翊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爲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中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中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中之虛爲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並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歸然健在、優游歲月、恆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弨編校硯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餘簡云。

新刻金薤琳瑯序　戊戌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榷、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濠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瑯、所錄一以洪氏

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固其理也嘗見薛尙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瘞鶴銘邵興宗張子厚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齟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微不足者其點畫不悉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閒有不審致譌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荻江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獵碣而下字字比校一還其本眞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其榻本參對果不誣蓋榻本容有精牁之不同而且一經翦裁幷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子之爲功於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譌顚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概抹摋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精若此殆有幸有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既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庚子銷夏記序 辛巳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騭其所見晉唐以來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鉤元抉奧題甲署乙足以廣見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爲知己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蕭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情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慘慄者固不同哉曩余於黃崑圃先生

家。見退谷手書幾輔人物志稾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蹟。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宜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大半在黃氏毘季家。而記中所載之縑素卷軸。又不知散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錄、學典、崇禎山書、天府廣記。皆在刊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既耄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之十一年。更爲尙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喻。論者雖不之許。然與退谷同時人。有初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頹放。惑以喪志。猶復吁嗟憤懣。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噱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媚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讐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既成、請予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輩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祕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內廷日久。得見祕閣之所儲而未及記。迨家居、以其所寓目者輯爲江村消夏錄。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跡。摩娑玩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刓而泐。況於楮墨絹素之戔戔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不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二君刻是書之意也夫。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乙未

宇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褐夫語。所得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接搢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鰌生語。其所知不過閭

井之閒。一旦見官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卿學士。各舉其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賜。而曾不少靳。朝擩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益濬。見識有不益擴。學問有不益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眞僞不分。雅俗不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讐。就數者之中。不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一書而鈲離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人將何由得覩其全乎。至若校讐不精之弊。更不可以枚數。吾常以謂。必得深于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端木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書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于校讐之功。如去疾焉。期於盡而後止。如此。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聰明。亦有所入。則叢書之刻。始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曰。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既荅或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有二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閒廁焉。其校讐之精。則其曩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徵。不待言已。昔宋吳明可嘗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便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監力。轉以誤

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於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